

董其昌全集



上海書畫出版社

董其昌全集

伍

上海書畫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董其昌全集：全八冊／嚴文儒 尹軍主編．—上海：

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479-0737-5

I. ①董… II. ①嚴… III. ①董其昌(1555~1636)

—全集 IV. ①Z424.8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301370號

主編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 
上海市松江區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

## 董其昌全集（全八冊）

嚴文儒 尹軍 主編

特邀編輯 李夢生 史良昭

責任編輯 吳雲峰

責任校對 郭曉霞 周倩芸 倪凡

整體設計

技術編輯 錢勤毅

出品人 王立翔

出版發行  上海書畫出版社

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

網址 [www.shshuhua.com](http://www.shshuhua.com)

E-mail [shcph@online.sh.cn](mailto:shcph@online.sh.cn)

印刷 上海圖宇印刷有限公司

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

開本 720×1000 1/16

印張 232

字數 2650千字 插頁 12

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-2,300

書號 ISBN 978-7-5479-0737-5  
定價 1280.00元

若有印刷、裝訂質量問題，請與承印廠聯系

# 目錄

|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通鑑集要卷之六 | 四五六 | 宋紀       | 六五八 |
| 唐紀      | 四五七 | 通鑑集要卷之九  | 七八三 |
| 通鑑集要卷之七 | 五四四 | 通鑑集要卷之十  | 八六九 |
| 五代      | 六二七 | 元紀       | 八六九 |
| 後梁紀     | 六二七 | 附錄       | 八八五 |
| 後唐紀     | 六三四 | 古今大帳簿    | 八八五 |
| 後晉紀     | 六四二 | 通鑑集要凡例   | 八八七 |
| 後漢紀     | 六四六 | 歷代帝王傳授之圖 | 八八八 |
| 後周紀     | 六四九 | 潘氏總論     | 八八九 |
| 通鑑集要卷之八 | 六五八 |          |     |

## 通鑑集要卷之六

### 唐紀

高祖神堯皇帝。名淵，姓李氏，襲封唐公。隋末起兵，受恭帝禪，國號大唐。在位九年，崩。  
帝舉晉陽精兵，承亡隋之弊，席捲長驅，奄有關中。命將出師，掃除亂略，六年之中，海內咸服，蓋以太宗之爲子也。  
武德元年。

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。

隋恭帝禪位於唐，唐主即皇帝位。

隋煬帝凶聞至東都，留守官奉越王侗即帝位，以王世充總督內外諸軍事。

唐定律令，置學校。

唐廢隋帝侑爲酈國公，而選用其宗室。

發明云：秦人焚書坑儒，至漢始開學校。隋人黜廢儒學，至唐始置學校。漢、唐所以立國者，有其本矣。故特書之。

范氏曰：唐祖初即位，而錄用隋之子孫。由漢以來，最爲忠厚，其享國長世，宜哉！

唐主待裴寂特厚，稱爲裴監而不名，委蕭瑀以庶政。瑀繩違舉過，人皆憚之。

唐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，以爲：「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，陛下宜易其覆轍，務盡下情。」

唐主省表大悅，擢爲侍御史。

范華陽曰：天下之勢如一身，諫者使下情上通，上意下達，如血氣周流于一身也。言路開，則治；言路塞，則亂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，首闢言路，可謂知先務矣！

唐世民將兵討薛仁泉，滅之。

初，魏公李密開洛口倉散米，取之者隨意多少，賈閏甫曰：「國以民爲本，民以食爲天。今民之至者，以所天在此也。一旦米盡民散，明公孰與成大業哉！」密與王世充戰，大敗，遂以其衆降唐，見上猶有傲色。及見世民，私謂殷開山曰：「真英主也！」

初，李密將至，唐主遣使迎勞相望，密喜曰：「我擁衆百萬，解兵歸唐，比於竇融，功亦不細。」至長安，乃拜光祿卿，密大失望。

徐世勣據李密舊境，魏徵勸之降唐，世勣遂決計西向，謂郭孝恪曰：「此民衆土地，皆魏公有也。吾若上表獻之，是利主之敗，自爲功以邀富貴也。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，以啓魏公，使自獻之。」唐主聞之，歎曰：「世勣不背德，不邀功，真純臣也。」賜姓李。

范華陽曰：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，豈理也哉！

隋將堯君素守河東，唐攻之不下，招之不從，遣其妻至城下，謂之曰：「隋室已亡，君何自

苦？」君素曰：「天下名義，非婦人所知！」引弓射之，應弦而倒。君素志在守死，每言及國家，未嘗不歔歔。

唐李密復叛，行軍總管盛彥思擊斬之。

有犯法不至死者，唐主特命殺之，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：「三尺法，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。陛下甫創鴻業，奈何棄法！」唐主從之，擢侍御史。

二年。

唐定租庸調法。有田則有租，有家則有調，有身則有庸。租出穀，庸出絹，調出繒纈麻布。每丁租二石，絹二疋，綿三兩，自茲以外，不得橫有調歛。

范華陽曰：唐之租庸調法，蓋庶幾矣。

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上，而位居其右，意甚不平。唐主疑其反，世民爲之固請曰：「昔在晉陽，文靜先建非常之策，始告寂知。及克京城，任遇懸隔。今文靜觖望則有之，非敢謀反。」裴寂曰：「文靜材略過人，性復驕險，天下未定，留之必貽後患！」唐主殺之。

胡致堂曰：文靜功名著而不能退，自取猜毒「一」，才智高而識量淺也。

唐主考第功臣，以李綱、孫伏伽爲第一。謂裴寂等曰：「朕即位以來，惟李綱差盡忠款，孫伏伽可謂誠直，餘人猶踵弊風，俛首而已，豈朕所望哉！」

王世充弑隋主侗，自稱帝，國號鄭。

唐主遣世民伐鄭。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：「唐帝關中，鄭帝河南，世充未嘗西侵，王忽舉兵東下，何也？」世民使應之曰：「四海咸仰威風，惟公獨沮聲教，爲此而來。」世充曰：「相與息兵講好，不亦善乎？」又應之曰：「奉詔取東都，不令講好也。」至暮，各引兵還。竟擒之。三年。

唐秦王世民擊劉武周，破之。武周部下所屬將尉遲敬德、尋相等皆降，已而尋相等叛去，諸將疑敬德，囚之。世民命釋之，賜之金，曰：「丈夫意氣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。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資，表一時共事之情也。」已而世民爲王世充所圍，其將軍雄信引架趨世民，敬德躍馬大呼，橫刺雄信墜馬，翼世民出圍。會屈突通兵大至，世充大敗，世民謂敬德曰：「公何相報之速也！」賜敬德金一百篋，自是寵遇日隆。敬德善避稍，每單騎入敵陣中，敵叢稍音朔。矛丈八者謂之稍。刺之，終莫能傷。又能奪敵稍返刺之。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，聞敬德之能，請與較勝負，元吉操稍躍馬，志在刺之，敬德須臾三奪其稍。

尹起莘曰：太祖、高、光孰優？太宗優於光武，若遇漢高，恐未易及也。四年。

夏王建德將兵救鄭，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。

尹起莘曰：太宗擒建德，破武周，可謂英武蓋世矣。

建德部將劉黑闥自稱漢東王。

隋末錢幣濫薄，至裁皮糊紙爲之，民間不勝其弊〔二〕。至是，唐初行開元通寶，積十錢重一兩，輕重大小，最爲折衷，遠近便之。

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，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，特置天策上將，位在王公上，以世民爲之，令開府置屬。世民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，杜如晦、房玄齡等共十八人。〔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李玄道〕〔三〕、〔蔡允恭、薛元敬、顏相時、蘇易、于志寧、蘇世長、薛收、李守素、陸德明、孔穎達、蓋文達、許敬宗〕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，分番直宿，恩禮優厚，士大夫得與其選者，時人謂之「登瀛洲」。

丘瓊山曰：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，通賓客，君子猶以爲非，況太宗處危疑之地，而可使之聚徒黨乎？在太宗非遵養之道，高祖非教子之法，而亦非所以安儲位、定國家也。遂至喋血禁庭，太宗不免有慙德，亦或以此哉！

時府僚多補外官，世民患之，房玄齡曰：「餘人不足惜，至如杜如晦，王佐才也。」世民乃奏留之。玄齡嘗從世民征伐，軍中多事，如晦剖決如流。世民每克城，諸將爭取寶貨，玄齡獨收采人物，致之幕府。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，唐主歎曰：「玄齡爲吾兒陳事，雖隔千里，皆如面談。」

唐遣李靖等伐梁，大破之。乘勝直抵江陵，入其外郭，又攻水城，拔之，大獲舟艦，盡投江中，以阻援兵。梁王蕭銑勢窮乃降。

劉黑闥取唐定州，總管李玄通爲黑闥所執，故吏有餽酒者，玄通謂守者曰：「吾能舞劍，

願假刀舞。」竟，太息曰：「大丈夫受國大恩，鎮撫方面，不能保全所守，亦何面目視世間哉！」自刎而死。

五年。

突厥頡利可汗入寇，上問：「和戰孰利？」封德彝曰：「先戰後和，則恩威並著矣！」唐主從之。蕭顥等連破突厥，乃遣鄭元璠詣頡利責以負約，而與之和，頡利乃引兵還。

太子建成喜酒色，齊王元吉多過失，皆無寵。世民功名日盛，建成乃與元吉協謀，共傾世民。時太子中允王珪、洗馬魏徵說太子曰：「秦王功蓋天下，中外歸心，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，無大功以鎮服四海。今劉黑闥敗亡之餘，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，因結納山東豪傑，庶可自安。」於是太子請行，唐主許之。建成乃將兵討黑闥，黑闥食盡衆散，遂夜遁。

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給田數十頃。張婕妤求之，手勅賜之。神通以教給在先，不與。婕妤訴於唐主，唐主怒，以責世民，謂裴寂曰：「此兒久典兵在外，爲書生所教，非復昔日子也。」

范華陽曰：立子以長，古之道也。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〔四〕，里克入而諫君，出而勸太子以孝。君子曰：「善處父子之間矣。」王、魏謂秦王功蓋天下，勸建成擊賊以立威，是導之使爭也！

綱目曰：晉獻公欲疏其子，使之將兵。唐高祖欲私其子，使之擊賊。雖所見不同，

皆私欲蔽之也。

六年。

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，斬之。

八年。

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。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，到州，召親戚與之酣飲，既而泣，與之別，曰：「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，明日則舒州都督，治百姓耳。」自是犯法一無所縱，境內肅然。

九年。

太史令傅奕上疏，請除佛法，曰：「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。漢譯胡書，恣其假託。使不忠不孝，削髮而揖君親；遊手遊食，易服以逃租稅。僞起三塗，謬張六道。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輕犯憲章。且生死壽夭，由於自然，刑德威福，關之人主。貧富貴賤，功業所招，而愚僧矯詐，皆云由佛。竊人主之權，擅造化之力，其爲害政，良可悲夫！自漢以前，初無佛法，君明臣忠，祚長年久。自立胡神，羗戎亂華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梁武、齊襄，是爲明鏡。」上詔百官議其事，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，蕭瑀曰：「佛，聖人也，而奕非之。非聖者無法。」奕曰：「佛以世嫡而叛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。蕭瑀不生於空桑，乃遵無父之教。非孝者無親，瑀之謂矣。」上乃命有司沙汰僧尼。

六月，丁巳，太白經天。初，建成、元吉忌世民功高，譖世民請殺之。上堅不許。房玄齡勸世民行周公之事，世民曰：「吾誠知禍在朝夕，欲俟其發，然後以義討之，不亦可乎？」猶豫未決，衆曰：「大王以舜爲何如人？」曰：「聖人也。」衆曰：「使舜浚井不出，則爲井中之泥；塗廩不下，則爲廩上之灰，安能澤被天下，法施後世乎？」世民命卜之，張公謹取龜投地，曰：「卜以決疑，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！」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，射建成殺之。元吉爲尉遲敬德所殺。上謂裴寂等曰：「不圖今日乃見此事。」蕭瑀、陳叔達曰：「建成、元吉本不豫義謀，又無功于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爲奸謀。今秦王已討而誅之，陛下若處以元良，委之國務，無復事矣！」上曰：「此吾之夙心也。」遂立世民爲皇太子。

溫公曰：使高祖有文王之明，隱太子有泰伯之賢，太宗有子臧之節，亂何自生哉！善乎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：「時平則先嫡長，世亂則先有功。」此萬世不易之論也。

初，洗馬魏徵常勸建成蚤除秦王，及建成敗，召徵謂曰：「汝何離間我兄弟？」徵容止自若，對曰：「先太子早從徵言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世民素重其才，改容禮之，引爲詹事主簿，亦召王珪，皆爲諫議大夫。

帝自稱太上皇，太子即皇帝位。

命縱禁苑鷹犬，放宮女三千人。

尹起莘曰：太宗放宮女，可謂盛德之事矣！

突利、頡利入寇，上六騎徑詣渭水，責頡利負約。蕭瑀以上輕敵，叩馬固諫，上曰：「制服突厥，在此一舉。今突厥敢傾國而來者，以我國內有難，朕新即位，不能抗禦也。故朕輕騎獨出，示若輕之；重耀軍容，使知必戰。虜既深入，必有懼心，與戰則克，與和則固。」果請和盟，頡利於便橋。

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，羣臣多諫，上曰：「王者視四海如一家。朕常推心置其腹中，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哉！」

發明云：天子非教射之人，卒伍非進見之士，殿庭非習射之所，一舉而三失焉！

上嘗言：「吾自少經略四方，頗知用兵之要，嘗以吾弱當其強，強當其弱。彼乘吾弱，追奔不過數千百步，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陳後，反擊之，無不潰敗，所以取勝多在此也。」

上面定勳臣爵邑，皆至公無私。諸將乃相謂曰：「陛下至公，雖淮安王淮安王神通尚無所私，吾儕何敢不安其分！」遂皆悅服。

房玄齡言秦府舊人怨遷官在齊府之後，上曰：「王者至公無私，故能服天下之心。設官分職以爲民，豈以新舊爲先後哉！」

上於弘文殿聚書二十餘萬卷，置弘文館於殿側，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等，皆以本官兼學士，令更日宿直。聽朝之隙，引入內殿，講論前言往行，商榷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

上曰：「朕觀煬帝文辭，亦知是堯、舜而非桀、紂，然行事何相反也？」魏徵曰：「君雖聖哲，猶當虛己以受人，故智者獻其謀，勇者竭其力。煬帝恃其俊才，驕矜自用，故口誦堯、舜之言，而身爲桀、紂之行，曾不自知，以至覆亡也。」上曰：「前事不遠，吾屬之師。」

上曰：「朕每歸朝，欲發一言，未嘗不三思，恐爲民害，是以不多言。」

上曰：「梁武雖談玄空，侯景之亂，百官不能乘馬；元帝爲周師所圍而講老子，百官戎服以聽，此深足爲戒也。若朕所學者，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如鳥之有翼，魚之有水，失之則死，不可暫無耳。」

胡致堂曰：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。而刼父臣虜，殺兄及弟，駭君親而代其位，室弟婦以爲妻，孰謂堯、舜之道而有是哉！

尚書裴矩奏：「民遭突厥暴殘者，請戶給絹一匹。」上曰：「朕以誠信御下，不欲虛有存恤之名。戶有大小，豈得雷同給賜！」於是計口爲率。

上與羣臣論止盜，或請重法以禁之，上曰：「朕當去奢省費，輕徭薄賦，選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餘，則自不爲盜矣，安用重法耶！」

范華陽曰：裕民止盜，此清源正本之道，太宗知致治之方矣！

上嘗謂侍臣曰：「君依於國，國依於民。剥民以奉君，猶割肉以充腹，腹飽而身斃，君富而國亡。夫欲盛則費廣，費廣則賦重，賦重則民愁，民愁則國危，國危則君喪。朕嘗以此思之，

故不敢縱欲也。」

上謂裴寂等曰：「比多士書言事者，朕皆粘之屋壁，得出入省覽。公輩亦當恪勤職業，副朕此意。」

上遣使點兵，并點中男。敕出，魏徵固執以爲不可，不肯署敕。上怒，召而讓之，對曰：「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，何必多取細弱。且陛下每云：『吾以誠信御下。』今即位未幾，失信者數矣！初，詔『蠲負官物』。有司督徵如故。又曰：『關中免二年租調』<sup>〔五〕</sup>，關外給復一年。」繼有敕云：「已役已輸者，以來年爲始。」今復點爲兵，何爲來年爲始乎？」上悅，曰：「卿達國家大體。」乃罷點中男，賜徵金甕。

張蘊古上太寶箴，其略曰：「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」又曰：「壯九重于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；彼昏不知，瑤其臺而瓊其室。羅八珍于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；惟狂罔念，丘其糟而池其酒。」又曰：「勿沒沒而暗，勿察察而明。雖冕旒蔽日，而視于無形；雖黈纓塞耳，而聽于無聲。」上嘉之，除大理丞。

上患吏多受賕，密使左右試賂之。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，上欲殺之。尚書裴矩諫曰：「爲吏受賕，罪誠當死。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，是陷人於法也。」上悅，告羣臣曰：「裴矩能當官力爭，不爲面從。儻每事皆然，何憂不治！」

溫公曰：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，非性之有變也。君惡聞過，則忠化爲佞。君樂聞直

言，則佞化爲忠。是君表也，臣者景也，表動則景隨矣。

太宗皇帝。

諱世民，高祖次子。初封秦王，其兄建成每欲殺之，反爲所斃，高祖因傳位焉。在位二十三年，崩。帝除隋之亂，比

迹湯武，致治之美，庶幾成康。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漢以來，未之有也。惜有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，父子兄弟之間，慙德多矣！

貞觀元年。

上宴羣臣，奏秦王破陳樂，

太宗爲秦王時，破劉武周，軍中作此樂曲。貞觀七年，更名七德舞。

上曰：「朕昔

受委專征，遂有此曲。雖非文德之雍容，然功業由茲而成，不敢忘本。」封德彝曰：「陛下以神武平海內，豈文德之足比。」上曰：「勘亂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文武之用，各隨其時。卿謂文不及武，斯言過矣！」

制：「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，有失輒諫。」

胡致堂曰：「諫官隨宰相入閣，有失輒諫，此貞觀致治之本，而耳目之任，又以得人爲要也。」

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，敕令自首，不自首者死。未幾有詐冒事覺者，上欲殺之，大理少卿戴胄據法應流，上怒曰：「卿欲守法，而使朕失信乎？」對曰：「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，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也。陛下忿選人之多詐，故欲殺之。既而知其不可，復斷之以法，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」上曰：「卿能執法，朕復何憂。」胄每犯顏執法，上皆從之，天下無冤獄。

上令封德彝舉賢，久無所舉，上詰之，對曰：「未有奇才。」上曰：「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

所長。古之致治者，豈借才于異代乎？」德彝慙而退。

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絹事覺，上更賜絹以媿之。胡演以爲不可，上曰：「彼有人性，得絹之辱，甚於受刑。如不知愧，一禽獸耳，殺之何益！」

分天下爲十道。

一曰關內，二曰河南，三曰河東，四曰河北，五曰山南，六曰隴右，七曰淮南，八曰江南，九曰劍南，十曰嶺南。

上謂蕭瑀曰：「朕少得良弓十數，自謂無以加。近以示弓工，乃曰：『皆非良材。木心不直，則脉理皆邪。』朕以弓矢定四方，識之猶未盡，況天下之務，能徧知乎！」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，問以民間疾苦，及政事得失。

范華陽曰：

太宗因弓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，詢謀於衆而不自用，此其所以興也。

胡致堂曰：

工人所謂「木心不直，則脉理皆邪」，借弓爲喻也。太宗雖愧聽德之聰，

然能因是延見京官，問民疾苦，亦爲君之道也。

有請去佞臣者，曰：「願陛下與羣臣言，先陽怒以試之，執理不屈者，直臣也；畏威順旨者，佞臣也。」上曰：「朕方以至誠待天下，君自爲詐，何以責臣下之直乎！」

上與侍臣論周、秦修短，蕭瑀對曰：「紂爲不道，武王征之。周及六國無罪，始皇滅之。得天下雖同，失人心則異。」上曰：「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周得天下，增修仁義，秦得天下，益尚詐力：此修短所以殊也。蓋取之或可以逆得，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。」